

黑色佣兵团 卷一

格伦·库克(Glen Cook) 著

马晓 译

THE BLACK
COMPANY

黑色佣兵团

北境三部曲

THE BOOKS OF
THE NORTH



Many months have passed since the day we first met. I have seen you in many places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many ways.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North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South.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West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East.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North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South.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West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East.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North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South.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West, an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East.

黑色佣兵团 卷一

THE BLACK
COMPANY

黑色佣兵团

格伦·库克(Glen Cook) 著

马骁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色佣兵团. 卷一 / (美) 格伦·库克 (Glen Cook)
著; 马骁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书名原文: The Black Company
ISBN 978-7-5594-0999-7

I. ①黑… II. ①格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778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7-462

Copyright © 2017 by Glen Cook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 黑色佣兵团. 卷一
作 者 (美) 格伦·库克
译 者 马 骁
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
责任编辑 姚 丽
策划编辑 罗婧芝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30千字
印 张 11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999-7
定 价 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七章	玫瑰	327
第六章	夫人	251
第五章	铁汉	209
第四章	私语	151
第三章	耙子	103
第二章	渡鸦	045
第一章	使节	001



第一章 使节

独眼说得好，当初满世界异相恶兆，只怪咱理解不了——独眼虽然瞎了只眼，打起马后炮来倒是又准又狠。

青天白日里雷劈亡魂山。一道闪电击中了邪兽墓上的青铜封印，削去半边禁制符文。石雨天降。塑像流血。几座神庙的祭司报告说发现了没有心肝的祭品。有头畜生被开膛破肚后仍逃了出去，始终没能擒回。在城邦卫戍部队驻扎的钢叉兵营里，图克斯神像上下颠倒。连续九天九夜，十只黑秃鹫在营堡上空盘旋；有一只甚至赶走了原先住在纸塔上的老鹰。

占星师们不肯解读星相，生怕因此送掉自家性命。有个疯子预言家在街市间游逛，号称末日迫在眉睫。离开营堡的不光是老鹰，当初生长在外墙上的常青藤也枯萎凋零，被丛生藤蔓取代；除非赶上艳阳天，否则城墙看上去就是黑黢黢一片。

但怪事年年有。翻回头牵强附会起来，管他什么事都能被傻子们说成预兆。

本该早做准备。我们好歹也有四位能力不俗的法师，时刻警惕着险恶未来。不过，他们还没厉害到能用小羊羔的五脏六腑占卜的地步。

话说回来，最优秀的卜算师总是搜集汇总各种异相资料，通过历史预言未来。

绿玉城蹒跚而行，随时准备一跤跌下悬崖，摔进混乱局面。珍宝诸城中的这颗璀璨明珠日渐衰老颓丧、疯疯癫癫，充满社会堕落道德

沮丧的臭气。就算夜里有什么怪东西在街巷间逡巡爬动，也只有傻瓜才会感到惊奇。

我把所有窗户通通打开，指望港口方向能起点小风，有臭鱼烂虾味也不在乎，但那点气流连张蜘蛛网都吹不动。我搓了把脸，冲头一位病人扮个苦相，“又长阴虱了，卷毛？”

他没精打采地咧嘴一笑，面色异常苍白。“闹了点胃病，碎嘴。”他脑瓜顶像颗磨光发亮的鸵鸟蛋，却被人调侃得了这个浑名。我查查执勤表和轮岗安排，上面没有他希望装病的理由。“闹得厉害，碎嘴。真的。”

“哦。”我摆出专家做派，绝对有模有样。尽管暑热逼人，但他浑身冷汗涔涔。“最近跑到军营食堂外面吃饭去了，卷毛？”一只苍蝇落在他头上，活像个耀武扬威的征服者，但他没有发现。

“对。三四次吧。”

“嗯，”我调了杯臭烘烘的乳状混合剂，“把这玩意儿喝了。一口干。”

刚喝了一口，他就把脸皱得像颗老核桃，“你瞧，碎嘴，我……”

我闻见那味儿也直反胃，“喝了，伙计。我弄出这东西之前，已经死了两个人。波基吃了我这药，捡回一条命。”这些消息早就传遍佣兵团。

他喝了药。

“你是说我中毒了？天杀的蓝党给我下了药？”

“别紧张。你会好起来的。没错，看起来是这么回事。”我不得不把斜眼和疯子阿布开了膛，这才发现事实真相。那是一种慢性毒药。“到那边的帆布床上去，吹吹凉风——但愿这该死的风能醒过来。躺好别动。让药劲儿上来。”我把他安顿好后又说，“跟我讲讲你在外面吃了啥。”

我拿过笔和一张钉在木板上的表格。我对波基做过同样的调查，在疯子阿布死前也提了这个问题，还让斜眼的队长仔细回忆他最近的一举一动。我相信毒药来自营堡驻军经常光顾的酒馆。

根据卷毛的描述，我发现一个完全匹配的答案，“啊哈！咱们找到那杂种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他说着就要坐起身。

“你歇着。我去见团长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到隔壁房间看了一眼。今天上午的病号就卷毛一个。

我故意绕远，沿着俯瞰绿玉城港口的特里詹城墙往前走。行到半路，我停下脚步举目北眺，望过防波堤、灯塔和要塞岛，看着浩渺无垠的苦痛海。近海商船在连接珍宝诸城的水道网络中穿梭，斑驳帆影点缀着脏兮兮的灰棕色水面。高处的空气厚重凝沉雾气蒙蒙，连地平线都难以看清，但靠近水面的空气正在流动。岛屿周围总有一股小风吹拂，但它始终不肯靠近海岸，简直像在躲避麻风病。海鸥在高空盘旋，看上去近在眼前。它们显得脾气暴戾、迟钝懒散，就跟这个季节的大多数人一样。

今年夏天，我们仍然为卑鄙腌臢的绿玉城市政官效劳，保护他免受众多政敌和纪律散漫的本地部队骚扰，却得不到半点感谢。我们忙

得屁股冒烟，到头来还要被人下毒。报酬还算凑合，但不值得搭上这条小命。我们的前辈要是知道佣兵团落魄到这种地步，恐怕会觉得无地自容。

绿玉城破败衰落，却又古老迷人。它的历史就像个注满黑水的无底洞。闲来无事，我以探寻那幽影重重的内幕为乐，试图将事实从虚构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剥离出来。这活儿并不简单，过去那些史学家们，哪个不是一门心思讨当时的权贵喜欢。

对我来说，最有趣的年代要算上古王国纪元，那段历史最是残缺不全。正是在尼姆王统治时期，邪兽凭空出现，带来了长达十年的恐怖，最后受制被俘，封印在亡魂山上的黑暗墓穴中。这段骇人往事余音未绝，至今仍在各类传说中出现，常被母亲们拿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。但现在早就没人记得邪兽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

我彻底断了消暑去热的念头，继续朝前走去。站在凉亭中的哨兵们，脖子上都搭着毛巾遮挡热气。

一股小风让我打了个激灵。我转头看向海港，只见一艘大船正绕过岛屿。这头巨兽硕大笨拙，让周遭的独桅帆船和小帆船相形见绌。鼓满风的黑色船帆中央凸起个银色骷髅头，双眼红光四射，火苗在断齿后面跃动不休。图案周围还有一圈闪闪发亮的银带。

“那是什么鬼东西？”一个哨兵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小白。”那艘船的尺寸比华而不实的风帆船更引人注目。至于它上面那些花样，黑色佣兵团的四位二流法师也玩得出来。但我还从没见过五层船桨的军舰呢。

还是先把要办的事办了再说。

我敲敲团长的房门。他没有应声。我不请自入，发现他正躺在大木椅上打呼噜。“嗨！”我大喊道，“着火了！叹息区暴乱了！乱舞攻到黎明门了！”乱舞是古代的一个将军，当年差点把绿玉城夷为平地，人们现在听到他的名字还会瑟瑟发抖。

团长镇定自若，眼皮都没动一下，脸上也没点笑模样，“你太放肆了，碎嘴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按规矩办事？”按规矩办事的意思是说先去打扰副团长，除非蓝党正在攻打营堡，否则不要吵醒他。

我跟他讲了卷毛和那张图表的事。

团长把脚从桌上放了下来，“看来慈悲又有活儿干了。”语气冷峻森然。黑色佣兵团可容不得旁人对自家兄弟下手。

慈悲是团里最狠辣的队长。他估计十几个人应该够了，但还是让沉默和我一道跟来。我可以治疗伤员。要是蓝党想来硬的，沉默这个法师就能派上用场。法师让我们稍等一会，等他去树林里遛个弯。

“你到底干吗去了？”等他带着破破烂烂的包袱回来后，我随口问了一句。

沉默笑而不答。他绰号沉默，就是因为随时保持沉默。

那地方叫防波堤酒馆，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去处。我曾在那儿度过不少漫漫长夜。慈悲安排三个人堵后门，两扇窗子各有两人，又派另外两个伙计上了屋顶——绿玉城的所有建筑都有屋顶活门，到了夏天，人们习惯在房上睡觉。

他带着剩下的人马从防波堤正门闯了进去。

慈悲是个牛皮哄哄的小个子，最喜欢装相摆谱。瞧他进门那架

势，应该在前头安排个鼓号队才合适。

酒馆里的人全傻眼了，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的盾牌和出鞘利剑，还有透过护面甲露出一丁点儿冷峻表情。“维罗斯！”慈悲吼道，“给我滚出来！”

开店的是一家子。话音未落，他家老爷子就跑了出来，侧着身扭扭捏捏往我们这边蹭，好似一只准备挨踢的蠢狗。酒客们嘀嘀咕咕起来。“闭嘴！”慈悲声如惊雷。别看他身子骨小，吼起来能吓死人。

“各位老爷有何吩咐？”老头问道。

“去把你那窝儿孙都叫出来，蓝党佬儿。”屋里的椅子一阵吱嘎乱响。有个兄弟把手里的兵刃往桌上使劲一拍。

“都坐好了，”慈悲说道，“吃你们的午饭，好好待着。过一个钟头就放你们走。”

老头开始筛糠，“咱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老爷，咱们犯了什么事儿？”

慈悲露出一脸坏笑，“他还挺会扮清白。谋杀罪，维罗斯。两起毒杀。还有两次毒杀未遂。照法官们的规定，应该判处奴隶刑。”干这种事，慈悲乐在其中。

我向来不太喜欢慈悲。他永远都是个爱拔苍蝇翅膀的小男孩。

奴隶刑罚是指被当众钉上十字架，然后留给食腐鸟。在绿玉城，只有罪犯才会不经火化直接下葬，有的甚至根本不理。

厨房里传出一阵喧嚣。有人想从后门逃跑，被我们的人堵住了。

酒馆大堂炸了锅。一群挥舞匕首的乱民朝我们扑来。

暴民把我们逼向门口。那些清白无辜的人显然是怕被罪犯连累。绿玉城的司法系统素以快捷、残忍和严厉著称，很少给被告洗清罪名

的机会。

一柄匕首刺过盾阵，一名同伴随即倒下。我打仗不太灵，但还是抢前一步，顶上他的位置。慈悲说了句我没闹明白的嘲讽。

“刚才本该是你上天堂，这下可算是泡汤了。”

我反唇相讥：“你永远别想在编年史里留名儿。”

“扯淡。什么屁事你都要唠叨几句。”

十几个平民相继倒下。血水在地板凹处汇成一摊。屋外聚集了不少旁观者。很快就会有投机分子冲我们的后背下手。

一柄匕首划到了慈悲。他终于耐不住性子了，“沉默！”

沉默已经动手了，但他是沉默，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动静，电光火石的效果更是少见。

防波堤的酒客们拍打着脸颊，双臂在空中乱挥，不再搭理我们。他们蹦蹦跳跳，抓挠着后背和屁股，发出各种惨叫。有几个人瘫在地上。

“你是怎么干的？”我问。

沉默微微一笑，露出满嘴尖牙。他用黑黢黢的爪子在我眼前一挥，我这才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了防波堤里发生的事。

他从城外拖来的包裹，看来装的是蜂巢。要是你时运不济，就会在绿玉城南方树林中撞见这东西。巢里的住客是一种长得好似大黄蜂的怪物，被当地农民称作白脸蜂。自然界中很少有比它们性子更烈的家伙。白脸蜂很快就镇住了防波堤的酒客，却没有骚扰我们的人。

“干得好，沉默。”慈悲在几个倒霉蛋身上泄了火后，对法师赞道。他随即将幸存者赶到街上。

我替那位倒下的兄弟检查伤势，其余人等则将对方伤员一一结

果。按慈悲的说法，是给市政官省下安排审判和刽子手的开销。沉默笑眯眯地袖手旁观。他也不是善主儿，但很少直接出手。

俘虏的数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。“瞧这一大帮子，”慈悲眼睛直放光，“谢了，沉默。”囚犯的队伍足有一条街长。

命运是个变幻莫测的婊子，她在最要紧的时刻把我们引到了防波堤酒馆。我们的法师四下查探，发现了宝贝：酒窖下面的密室里藏了不少人，其中有几个蓝党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慈悲一路上大声唠叨，说线人会得到一笔天大的赏金。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告密者。他这样喋喋不休只是为了防止我们好脾气的法师变成靶子。敌人如今要四处奔忙，寻找虚无缥缈的间谍了。

“把他们弄出去，”慈悲看着那群垂头丧气的俘虏，冷笑着下达命令，“你觉得他们会不老实吗？”他们都很老实。慈悲无与伦比的信心唬住了所有动歪脑筋的人。

我们穿行在迷宫般的街道上，俘虏们没精打采地拖着脚往前蹭。我傻乎乎地凝视周遭。这座城市简直跟世界同样古老，我的兄弟们对过往年代无动于衷，但我却不禁被绿玉城的悠久历史震撼，有时甚至会被吓到。

慈悲忽然命令队伍停下。我们已经来到市政官大道，这条路从海关蜿蜒而上，直通营堡正门。一支队伍迎面而来。虽然是我们先走到十字路口，但慈悲却把路让了出来。

这支队伍由一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组成，看上去比绿玉城中的任何人都强横威武——当然，比起我们还有一定差距。为首那人黑衣

黑袍，胯下一匹黑马。我从没见过如此高大的马匹，但那骑手个头很小，瘦得好像个娘们。他一身旧皮衣，头顶黑盔，把脸面遮得严严实实；双手藏在黑手套里。身上似乎没带武器。

“我靠。”慈悲小声嘀咕道。

那骑士让我很不安，身上一阵阵发冷。内心深处有种本能让我想拔腿就跑。但更折磨人的是好奇心。他是谁？他是乘海港里那艘怪船来的吗？他来绿玉城干什么？

骑士漫不经心地扭头扫视我们，就像在看一群绵羊；随即猛然把头往回一转，直勾勾地盯着沉默。

沉默迎上他的目光，神色毫无惧意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还是显得渺小了几分。

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过去。慈悲这才催促我们的俘虏继续前进，紧跟着海外来客回到营垒。

我们逮捕了大部分保守派蓝党领袖。大搜捕的流言传开后，暴力分子决定活动活动筋骨。他们引来了滔天巨浪。

永远闷热难耐的天气对人们的理性产生了影响，绿玉城的暴民点火就着，骚乱几乎无须挑动。事态急转直下，死亡人数成千上万。这是最坏的形势。

大半问题在于当地部队。一连串任期短暂、软弱无能的市政官导致了军纪散漫。部队已经难以控制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们还是会镇压暴民，而且将镇压骚乱视作打家劫舍的特许令。

但是，最坏的情况发生了。钢叉兵营的几个大队要求得到特别捐

款，才肯受命恢复治安。可市政官拒绝出钱。

这些大队相继哗变。

慈悲的连队在垃圾门附近匆忙建起一座工事，抵挡这三个大队。我们的人死伤殆尽，却没有半个逃兵。慈悲丢了一只眼、一根手指，肩膀和屁股负伤；援军赶到时，他的盾牌上足有一百来个窟窿。等他被送到我这儿来时，一只脚已经踩进棺材。

叛军最终四散奔逃，不敢面对黑色佣兵团的援军。

在我印象中，这是最可怕的暴动。我们为镇压乱民损失了近百名兄弟，任何一个都是难以承受的损失。叹息区的街巷被尸体覆盖。老鼠变得硕大痴肥。秃鹫和乌鸦从郊野云集而来，几乎遮天蔽日。

团长命令所有人进驻营堡。“随他们去吧，”团长说，“咱们已经尽到了职责。”他的脾气变得阴郁烦躁，“契约可没要求咱们杀身成仁。”

有人讲了句俏皮话，说我们是被自己人捅了刀子。

“没准市政官就是这么打算的。”

绿玉城磨灭了我的士气，但最灰心丧气的还要数团长。他为佣兵团的损失倍感自责，甚至想撂挑子不干了。

暴民沦落成一股满腹怨念、沉闷散漫的势力，勉强起到保持骚乱的作用，不许任何人灭火或是维护治安。除此以外，暴民只是在城中游荡。叛乱部队接收了其他部队的逃兵，规模越发庞大，正按部就班地进行谋杀和掠夺。

第三天夜里，我脑子进了水，居然自告奋勇担任哨兵，在特里詹

城墙上站岗，面对漫天冰冷挑剔的星辰。城中静得出奇。我若不是累得精疲力竭，恐怕会更加焦虑。但我现在能做的，只是不让自己睡着。

咚咚从我身边走过，“你在外面干吗呢，碎嘴？”

“替人站岗。”

“看你那脸色，就跟土埋半截了似的。快去歇会儿。”

“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矮冬瓜。”

他耸耸肩，“慈悲怎么样？”

“还没脱离危险。”说实话我对他不抱希望，“你知道那边的情况吗？”我抬手指去。一声凄厉惨叫在远方回荡。它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与这些天来不绝于耳的惨叫不同。那些声音充满痛苦、愤怒和恐惧，而这一声则散发着更加阴暗的气氛。

咚咚说起话来跟他兄弟独眼一样吞吞吐吐。只要是你不了解的情况，他们就觉得是个值得保守的秘密。这帮法师！“据说叛军在亡魂山上发死人财时，打破了邪兽墓上的封印。”

“啊？那些东西跑出来了？”

“市政官是这么说的。团长可没当真。”

我也不以为然，但咚咚面色凝重，“它们似乎很强。当年在城里找了不少麻烦。”

“应该把它们拉进队伍。”法师的语气透出一丝哀伤。他和独眼已经在佣兵团服役多时，见证了近年来的衰败。

“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绿玉城？”

法师耸耸肩，“歇会儿去吧，碎嘴。别把自己累死。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差别。”他说着缓步走远，瞧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，也不知在